

回顧與思考

任瑞廷 口述
李丽君 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回顾与思考

任瑞廷 口述

李丽君 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顾与思考 / 任瑞廷 口述; 李丽君 编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中华学人丛书)

ISBN 7-5034-1234-8

I. 回… II. 任/李… III. 回忆录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616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韩淑芳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 / 32

印 张: 6.25 字数: 136 千字

印 数: 1 - 1000 册 插页: 2 页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4-1234-8/K·0853

定 价: 1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印刷厂负责退换。

左：任瑞廷一九九一年在濮阳干休所家中。



右：任瑞廷一九四七年任宝丰县委书记时与警卫员合影。



缘起

一个 85 岁高龄的老人静静地躺在北京军区空军医院的病床上，面色红润，好象睡着的样子。这位老人因脑溢血大脑已停止活动二年余，按医学界的说法应算是“植物人”了，因为他已经没有意识、不能思想了。

这位老人叫任瑞廷，是我的舅舅。他曾经是一个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热血青年，也是一个参加革命已 70 年的老一代共产党员。我与舅舅接触不多，仅仅随母亲探望过他十几次，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两个多月。但在这有限的接触中，特别是在他晚年比较舒心的那几年的几次见面中，舅舅总要和我长谈几次，谈的内容大多是他自己几十年经历过的往事与他自己的独特思考。我当时想，这恐怕是因为老年人都爱怀旧

缘 起

和他知道我爱好历史的缘故吧。现在看到他象蜡人一样再不能思考的样子,想起他不懈追求、多蹇坎坷、屡遭打击的一生,不禁泪如雨下。

我少年时代就喜欢读书,一度曾想当个作家,但由于“文革”中断学业和自己的经历平淡无奇,偌大志向终成泡影。舅舅的叙说曾使我学生时代的理想又一次萌发,又开始做作家梦,想把舅舅一生传奇般的经历作为素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所以每当他仰卧在沙发上闭目神驰往事、喃喃絮语时,我总是尽可能地将他的话记录下来。倏忽七八年又过去了,一因每日为衣食琐事忙乱,二因虽志大实才疏,终没有写出一个字的小说来。现在看到舅舅这个样子,我不禁心里涌起阵阵内疚,才又翻箱倒柜把记录翻出来。在几次反复翻看中,我感觉舅舅的回忆并不是一般的怀旧,而是一段在“五四”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心路历程,也是他们那一代热血青年为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作出的奋斗和牺牲的真实再现,还是在现代化事业中提倡自由创新、独立思考特别重要的具体证明。这时我才突然悟到:难道舅舅和我谈了那么多仅仅是为了怀旧吗?有没有让我变成文字的动机呢?我想他至少是有

这种潜意识的。如果我通过自己笨拙的艺术加工把这份珍贵的回忆录变成小说,其真实性、生动性、深刻性反而会减少许多,因为舅舅通过血的奋斗、泪的挫折所总结出来的思考远不是我这个共和国同龄人所能体味到的,倒不如将这份记录原汁原味地整理出来。

今我三易其稿,整理如后。文字是我的,素材是舅舅的。倘于国于民有利,算舅舅对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与科学的最后一点贡献,如有什么错失,就让我这个外甥女替这个一生受尽委屈、多灾多难的老人来承担吧。

李丽君

2002年4月5日于山西长治

前 言

晚年离休赋闲，静思往事，慨叹不已。

我这个人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一种爱独立思考、自作主张的习惯；投身革命后，也总喜好依自己个人的独立思考对国内外大势作些分析。后来因自己的分析与事态的发展时有吻合，就更助长了我遇事爱坚持个人看法的作风。在具体工作中，我经常突破条条框框、甚至红头文件的限制，大胆按自己的想法做出决定。这种有违中国下不犯上、循例从众文化传统的做法使我的人生道路坎坷不平、屡遭打击，降职降薪，直至被开除出党。平反、离休后，我对做气功、打麻将、摸扑克等延年益寿的活动提不起兴趣来，仍喜欢和一些谈得来的老同志分析分析国内外形势、谈一谈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

事。一些与我年纪相仿、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也喜欢听我这些海阔天空的议论。一位退居二线的省人大副主任对我说：“老任，你的这些回顾和思考对党今后的工作说不定有些参考价值。”他的话引发了我垂暮之年的一大心愿——将我在 20 世纪的半个多世纪中个人经历的一小片历史记录下来。我想，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问题在于如何对待错误。总结教训，使后人避免重蹈复辙。这应该说也算是一件造福后代、于人类继续前进有利的好事。可惜我已年近八旬，无力完成这一心愿了，只能与颇有思想和写作才能的外甥女谈谈，唯愿能给她们的写作提供点素材。

目 录

缘起	(1)
前言	(1)
一、家世	(1)
二、初涉学运	(5)
三、晋平之间	(18)
四、开辟沁源,首遭打击	(46)
五、辗转太行,几多坎坷	(62)
六、南下返豫,又遭打击	(91)
七、忍辱思考,重回党内	(115)
八、牛棚生涯	(139)
九、漫漫平反路	(162)
十、最后的反思	(179)

一、家 世

我是山西省沁源县人。沁源地处太岳山脉东麓,境内崇山峻岭交错纵横,千溪百涧皆汇于沁河,因而得名沁源。

1915年12月23日,我出生在景色秀丽的沁河西岸、离沁源县城仅二三里的河西村。祖父任文光,四岁丧父,从小与寡母以打柴割草糊口。长大后靠打短工维持生计,因吃苦肯干、省吃俭用,日积月累、买田置屋,有了一份中等家业。山西是一个儒家传统深厚的省份,即使是沁源这样少有文化的山区也很有些儒教之风。祖父从小倍受艰辛,知道农家的种种疾苦,再加上受传统的影响,使他总是以仁爱之心对待乡邻。祖父去世后,教书先生给他写的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公幼失学,壮年深以为耻。虽庸力食苦,终不使子侄废书。尝言:“吾画日耕耘,夜寐少时,必巡行衢巷,听村童读书,以偿吾一日之疾苦。”公精于农田,水耘火耨佣保杂作,数十年如一日。晚年资产饶裕,佃佣夥颐,寻常禾稼无事亲耕,尤必种瓜亩余。每当夏五,持馈乡邻却暑解醒,较之市售者每多馀味。今虽大暑仍如酷暑,而东陵已作古人矣。回想音尘,能无浩然?

此言恐有溢美成份,但总多少反映了一些事实。我父亲任殿元是祖父的次子,山西行政研究所毕业,早年曾做过小学教员,芮城、交城蚕桑技术员等,后在傅作义的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第十八军第一五八团做过军需官。在蒋冯阎大战后,部队缩编,他就回乡务农了,三十年代,我堂兄任志远^①在太原参加革命活动,被阎锡山政府逮捕,我父亲曾数次去太原托人营救。受我们三兄弟影响,父亲晚年颇同情革命。1941年夏,晋东南总农会在河北涉县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我当时任晋东南总农会宣传部长,在会上见到太岳区农会主席卫恒^②,

① 任志远:建国后任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1985年逝世。

② 卫恒:建国后任山西省省长、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被迫害至死。

他告我：“你父亲去世了。”我当时已离家两年多，对家中的情况毫不知情，强压悲痛细问，才知我父亲在日寇大扫荡中被俘，因我是八路军，敌人把他押到临汾狱中，严刑拷打致死。我母亲郭玉莲，出身贫苦农家，虽没上过学，但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很深，她既继承了祖辈勤劳、节俭、坚韧等美德，也接受了不少封建礼教的东西。少年时，父亲长年在外，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对我影响大的主要是母亲。我上小学时，母亲一再叮嘱我不要抽烟喝酒，但有两样东西是必须有的：一要有强壮身体，二要有本事。有了本事谁也抢不走，金钱、名利、地位容易使人学坏，也容易被别人抢走，不要去追求。母亲的这几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至今不忘。1930年夏我到太原成成中学读书，后又投身革命，很少回家。父亲死后，家境日渐衰落，终至难以维持生计，大妹、小弟先后病故，仅留下母亲与小妹相依为命。最困难时，母亲领小妹靠给别人干活糊口，有时甚至上山挖野菜充饥。母亲对自己苦上加苦，对别人却宽容大方；家里来了客人，她总是热情接待，把最好的让给人家吃。1941年，日寇大扫荡，把村人赶到一间房子里要集体烧死，她第一个冲出来，死也不进去，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建国后，母亲随我

在外,为整日忙于工作的我和妻子照顾孩子,积劳成疾,1963年10月26日逝于河南安阳,葬于安阳人民公墓。“文革”中,造反派说母亲是“地主婆”,砸碎了我为母亲立的墓碑。随后不久,整个公墓即被夷平用来修路盖楼了。我当时正被关在“牛棚”内,对这些情况毫不知情。等到我被放出“牛棚”去拜谒母亲陵墓时,公墓已变为一片废墟,根本无法找到母亲的原墓址。又过了几年,我妹妹任瑞英多方打听,通过原人民公墓的看门老人才找到母亲遗骨,于1988年带回家乡安葬。

二、初涉学运

1923年夏,我入河西村小学读初小。1928年夏,考入沁源县第一高小读书。1930年夏,考入山西省太原成成中学读中学。

成成中学是当时山西省最为著名的中学,从校长到教师都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学生。五四新文化思想正是由这些人传播进封闭保守的娘子关内的。这所中学当时的师生中出了许多现代名人,如武新宇、任之恭、贾芝、贾植芳等。给我们上语文课的老师叫张励云,安徽桐城人。他深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尤为崇拜鲁迅,曾在太原的报刊上发表《阿Q时代过去了吗?》一文。该文说,《阿Q正传》虽然发表已十几年了,可是中国的阿Q还很多。他举例说,中国的常受气的儿媳

就是“阿Q”；她们当儿媳时受婆婆的气，可等熬成婆婆后，又如法炮制，去压迫下一代儿媳。他经常在课堂上讲五四新文学作品，我的脑海里开始出现一个前所未闻的新世界，如列强瓜分中国、“中体西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封建社会“吃人”、鲁迅弃医从文改造国民精神等等。所有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新奇而又深刻的印象。因此我非常崇拜张励云，觉得他讲得很对，这也使我想起了自己家庭中许多不合理的事情。祖母一贯对男孩子看得很重，视女孩子如草芥；而在男孩子中，又对长房长孙志远最为疼爱，好吃好穿的总是先尽他享用，我们其它男孩子能吃点剩的，女孩子根本沾不上边。我母亲孝敬公婆几乎做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但祖母仍不停挑剔，从来没有满意过。还有三姑的遭遇：我三姑长得很漂亮，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被旧政府县长看到了，县长就派人带了很多丰厚的聘礼来说媒。当时三姑才15岁，旧县长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祖母觉得嫁个大官能光耀门庭，就让还十分天真幼稚的三姑做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我父亲一辈弟兄三人，当时可谓都是致富能手，其中又数长兄任抡元最为能干。大伯父只读过五、六年书，先是在村里粉坊当小伙

计。由于聪明能干、勤劳节俭，积攒了些钱成了粉坊的股东。收入多了，伯父就把我父亲和三叔送进了学校。后来他到县城粮店当三掌柜，在买卖粮食过程中，结识了不少县里的商界人士，被县长看中，做过县财政局长、灵空山工路管理局长等小官。伯父闲时，也常给我们弟兄三个讲些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故事，讲些孔孟之道。当时我觉得伯父讲得很有道理，现在听了张励云的课，就觉得伯父讲的那些也不过是些封建伦理道德而已。

我在成中读书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对我刺激很深的事——当时几乎所有青年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包办婚姻。1930年寒假，任之恭^①的母亲向我祖母给我说合一门亲事，要把她侄女嫁给我。任家是世代士绅之家，儿子又在美国留学；她侄女崔家也是方圆几十里内有名的有钱人家，家里出过两个留学生。祖父母觉得与这样的人家结亲很光彩，就满口答应了这门亲事。结婚那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亲朋好友都来庆贺。我一个人钻在屋里暗自发愁，脑海里翻腾着《伤逝》、《斯人独憔悴》等新小说中的一幕幕，暗想：“我难道还不如一个弱女子子君吗？”于是就佯装上厕所，沿着沁河跑了。当跑

① 任之恭，沁源县河西村人，美籍华人，著名物理学家。